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僧 侶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僧 侶

〔英〕马休·格林高瑞·刘易斯 著
李丽敏 译

第一部

第一章

修道院的钟敲了不到五分钟时，凯普钦教堂里挤满了听众。如果以为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怜悯或者希望得到信息，那就错了，因为很少有人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迷信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比如马德里，根本找不到真正的虔诚。目前凯普钦教堂里的听众来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所有人的动机都不是正大光明的。女人来展示自己，男人则来看女人：有的人因好奇而来，想亲耳听听著名牧师的布道到底是怎样的；有的是为了打发戏剧演出前的那段无聊的时间；有的则是因为听信了在教堂找不到座位的传说；马德里城的人有一半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会会那另一半人。真正是来听牧师布道的只有几个古风犹存的老信徒和半打怀着敌意的牧师，他们决心找出布道中的错误并加以嘲笑。对于其他听众而言，布道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取消了，他们绝不会因此感到失望，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不管怎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凯普钦教堂聚集了这么多人是前所未有的。教堂里座无虚席，所有的角落都挤满了，连摆放在长长的走廊里做装饰的雕像上也挤满了人，男孩子们爬到天使们的翅膀上坐着，圣弗郎西斯和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圣马克的背上各自爬上了一个看客；而圣阿加莎则发现她不得不承担两个人的重量。结果便是，我们的两位新来者尽管紧赶慢赶，但在走进教堂之后，还是找不到一个位子。

然而，那位老妇人对周围发出的气恼的叫喊丝毫都不理会，一个劲儿地往前挤。人们徒劳地向她说着：“告诉你，夫人，这边没地儿。”“求你了，夫人，要把我挤扁了！”“夫人，这里你挤不过去。老天爷！有些人怎么这么讨厌哪。”但是老妇人仍坚决地继续往前走。她依靠自己的顽强不屈和强壮的臂膀，在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了一条通道，挤到了教堂中离布道坛不太远的地方。她的同伴紧随其后，一言不发，巧妙地利用着她所付出的力气。

“圣母玛利亚！”老妇人找视了四周，失望地叫道，“圣母玛利亚！热死人了，怎么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应该回去。这根本没法坐，而且看来没有哪个好心的人会将他们坐的地方让给我们。”

这番话惊动了两个绅士，他们正坐在靠右手边的长凳上，背靠着从布道坛过来的第七根柱子上。两个人年纪都不大，穿得很体面。听到一个女士对他们的礼貌与教养发出的呼吁，他们停止了交谈，看了看说话者。她已掀起面纱，以便更清楚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一头红发的她斜过眼瞟了瞟他们。两位绅士掉过头，继续刚才的谈话。

“好吧，”老妇人的同伴回答说，“好吧，里奥尼拉，我们直接回家去吧！这里面太热了，我也害怕这么多的人。”

这些话出自一个无比甜美的声音。两个绅士再次停住了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们这次不再是仅仅抬眼看一看，而是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转过身来，面对着说话的人。

说话的也是一位女士。她的身材美丽而高雅，极大地激起了两个年轻人的好奇心，他们迫切地想看一看拥有这种身材的人的面容。但是他们未能如愿。一块厚厚的面纱遮住了她的脸。不过，在艰难地挤过人群时，面纱已被移动了一点，露出了她的脖颈。她的脖颈匀称美丽，完全可以和美第奇的维纳斯媲美。她那白皙得令人吃惊的皮肤，在金色长发的衬托之下更加迷人。这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腰际。她的身高中等，偏矮，像林中仙女一样娇小轻盈。她的胸脯遮得很严实。身上洁白的裙子中间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裙子下面，露出一双美丽异常的小脚。她的手上挂着一串大粒的串珠，一块厚厚的黑色罗纱遮住她的脸。两位绅士中年轻的那位为这位女士让出了自己的座位。与此同时，那位年长的也认为有必要对她的同伴给予一点关注，因此也让出了自己的座位。

那位老妇人连声道谢，推辞一番后，便接受了这一提议，坐了下来。年轻的那位只是行了个礼以示感谢，跟着坐了下来。堂·洛伦佐（这正是把座位让给她的那位绅士的名字）设法留在她的旁边。但是在这之前，他已对着自己朋友的耳朵悄声说了几句。对方马上懂得了他的意思，想方设法地把老妇人的注意力从她那可爱的保护物身上吸引过来。

“你们刚到马德里不久吧？”洛伦佐对他那美丽的邻座说，“因为像你这样美丽的女性不可能长久地不为人知；如果你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女人的嫉妒和男人的崇拜早就使你成为众目所归的明星了。”

他停了一下，期待着一个回答。但是由于他的话并不是非答不可，所以这位小姐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

“我觉得你到马德里并不太久，没错吧？”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用低得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勉强回答说：“是的，先生。”

“你准备在这里呆上了阵子？”

“是的，先生。”

“我应该庆幸自己的好运。为了能使您在这儿更为愉快，我能替您做些什么？马德里我很熟，我的家族跟王室有些关系。如果您用得着的话，请允许我为您效劳，这将是您赐予我的最大荣幸和恩惠。”他自言自语道，“她现在无法用一两个字回答我了。她必须对我说点什么。”

但出乎洛伦佐预料之外的是，那位小姐只是鞠了一躬，以示回答。

此时他才发现他的邻座并不多话，但他搞不清楚她的沉默不语究竟是因为傲慢，还是因为谨慎、害羞，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愚笨。

停了一段时间，他说：“一定是因为初来乍到，你还不了解我们这儿的习俗，所以你还带着面纱。请让我替你拿走它的。”

说着，他伸出手去摘那罗纱，但是那位小姐抬起手挡住了他。

“在公众场合我一直都是戴着面纱的，先生。”

“但是，摘下来有什么害处呢？你倒是说没有。”她的同伴有点不快地插进来说，“你看，别的女士们为了表示对这一神圣地方的敬意，都把面纱撩到一边去了。我也一样。我都不怕把自己的面容露出来，你就更不必害怕了。圣母玛利亚！为一个毛丫头的脸我们已经费了多少唇舌呀。好了，好了，孩子，取下它吧！我敢向你担保，谁也不会从你这里将它拿走的。”

“亲爱的姨妈，摩西亚的风俗是不摘面纱的……”

“别再想你的摩西亚了。啊，圣巴巴拉。你说这有什么意思。你老是让我想起那个闭塞的地方。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摩西亚，而是马德里的风俗；因此，我希望你立刻摘掉面纱。不要耽搁，安东尼娅，你很清楚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唱反调。”

安东尼娅沉默不语，但也没有再反对堂·洛伦佐的行为。洛伦佐依靠她姨妈的支持，非常敏捷地将她的面纱取下。于是，一个如天使一样美丽的脸蛋儿便呈现在他惊赞的眼睛面前。而且，美丽还不足以开始，那简直是勾魂摄魄。它不仅轮廓秀美，而且气质甜美感情丰富。她脸庞的各个部分，分开来看，有的也许不能说是特别美丽，但合在一起，就极俊美了。她的脸上有少数几个雀斑，但皮肤异常白皙；她的眼睛不是很大，睫毛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她的嘴唇却比玫瑰还娇嫩鲜艳；一根素淡的缎带束着她那金色的长发，那金发波浪似地起伏着，一直泻到腰际；她的脖子细长而且异常美丽；她的手和胳膊是按照最匀称的比例构造出来的；她的温柔的蓝眼睛就是甜美的天堂所在，水晶般的瞳仁在眼里秋波流转，闪烁着钻石般明艳的光芒。她大概刚满十五岁；因目前的生疏还有一些羞涩，却抑制不住的露出一丝微笑。在她的嘴边嬉戏着，显示出她的活泼与青春的活力。她害羞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当无意中接触到洛伦佐的视线时，她就立刻垂下了眼帘，看着手上的念珠；脸蛋霎时绯红；她开始数念珠上的珠子，但她的神情显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洛伦佐以无比惊异和赞叹的心情注视着她；但她的姨妈认为该为安东尼娅的懵懂无知道个歉。

“她还很年轻。”她说，“对于人情世事一无所知。她从小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就生活在摩西亚一座古老的城堡里，除母亲以外，再没别的伴儿了。而她母亲，上帝保佑她，除了明白汤要端到嘴边喝这类事之外，其他的简直一概不知。不过，她却是我的亲姐姐，同一个父亲和母亲生的。”

“只知道这么一点事儿？”堂·克里斯托弗假装吃惊地说，“太奇怪了。”

“先生，这绝对是真的。这似乎很奇怪，然而却是事实。可有人就是运气好！一个一流的青年，而且是个贵族，认定阿尔维拉在美貌上完全有值得骄傲的资本。说到骄傲，她的确向来如此，至于美貌嘛，就不用说了。要是像她那样，我根本用不着花那么多功夫……不过我扯远了。正如我所说的，先生，那个年轻的贵族爱上了她，瞒着父亲偷偷地娶了她。但三年以后，老侯爵知道了这个秘密。正如你们能想象的，他并不喜欢这个消息。因此，他立刻去科特瓦，决定抓住阿尔维拉，然后把她随便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只要在那里没有人再提起她。可是我的圣保罗啊，她却躲过了他，逃到她丈夫那里去了。他们一起乘船去了西印度群岛！侯爵简直要气疯了。他当着我们的面发誓，如果这个小妖精还缠着他的儿子，他就要将我父亲——他是一个好鞋匠——送到监狱里去。当他离开时，竟残忍地从我们手中抢走了姐姐的小男孩，那时才刚满两岁，她因为走得太匆忙，忘记带走他。我猜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在侯爵那里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没过几个月，我们就听说他死了。”

“嗨，这个老头子真可怕！夫人。”

“噢，简直是骇人听闻！而且毫无礼貌可言。你想，你会相信吗，先生？当我打算让他消消火气时，他竟骂我是个巫婆，而且为了惩罚伯爵，他竟希望我姐姐会变得和我一样的

丑。的确是丑！我倒喜欢他这样说。”

“胡说！”堂·克里斯托弗叫道，“伯爵一定会觉得运气好——如果他父亲同意他把两姐妹交换一下的话。”

“啊，我的上帝！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不过，伯爵真的是另外一种想法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当然，从他的想法中我姐姐获得了许多好处。他们在西群岛了十三年，但经常吵架，性急。后来，她丈夫死了，她没办法，只好又回到西班牙，但却连一间挡风遮雨的屋子都没有，也没钱去买！那时候这个安东尼娅还是一个婴儿，而且她似乎永远也长不大。我姐姐发现她的公公又结了婚，而且他一点也不肯原谅伯爵。他的第二个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据说是一个非常有人教养的年轻人，老侯爵拒绝接见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但是捎来话说，如果她不再抛头露面的话，他可以给她一笔小小的年金，并且可以让她住在他在摩西亚拥有的一座古城堡里。他的长子曾在那住，并且非常喜爱它，但后来他从西班牙出走后，老侯爵便感到无法再忍受那个地方了，他不再将它放在心上，任它荒废、坍塌。我姐姐接受了这个建议，便隐居到摩西亚，此后就一直住在那，直到上个月为止。”

“那么，是什么让她离开了摩西亚了呢？”堂·洛伦佐问道。由于爱慕年轻的安东尼娅，他对这位健谈的老妇人的话语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嗨呀，先生，她的公公最近去世了，他在摩西亚的管家拒绝再付她的年金。她想请求侯爵的儿子支持这笔年金，所以她来到了马德里。但是我认为她还是不去找这个麻烦为好。你们这些年轻的贵族花钱的地方总是很多，不太愿意往一个老女人身上扔钱的。我曾劝她让安东尼娅替她去求情，但她根本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听不进。她一直都很固执。好吧，她会发现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她的处境更糟。这个女孩的脸蛋儿很漂亮，这或许有很大的用处。”

“啊，夫人！”堂·克里斯托弗插进来说，装出一副激动的神情，“如果脸蛋儿漂亮能解决问题的话，您姐姐为什么不向您求助呢？”

“啊，上帝！我的爵爷，我发誓，我真的被您的绅士风度迷住了。不过我向您保证，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年轻贵族的魅力之下，得冒很大的风险。啊，不，不行。我最好还是保住自己的好名声，不能让它受到玷污，或者被人指责。如何同男士们保持合适的距离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关于这一点，夫人，我当然没有疑问。但是我还是想问您一下，您不赞成婚姻吗？”

“这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我还是承认，如果我遇到一位和蔼可亲的骑士愿把自己呈现在我面前的话……”

说到这里，她打算对堂·克里斯托弗她一个温柔而意味深长的媚眼，然而遗憾的是她的眼睛斜得太厉害了，竟落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同伴身上。后者把这眼神当成是她给自己的，于是深鞠一躬，以示答礼。

“请问，”他说，“你能告诉我那位侯爵的名字吗？”

“德·拉·西斯特纳侯爵。”

“我与他很熟。他目前不在这里，但不久后就会来的，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要是美丽的安东尼娅同意的话，我可以替她向他代为申诉，我保证把她的情况很好地加以说明。”

安东尼娅抬起她蓝色的眼睛，对他的这一提议以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甜美微笑表示了无声的感谢。而里奥尼拉的满意

则是更大声的言谈。的确，因为侄女一直沉默不语，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代表她们两个人说话。她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发现自己总是有机会说话。

“哦，先生！”她叫道，“你将带给我们整个家庭一个极大的恩惠！我万分感激地接受您的建议，并且衷心地感谢您的好心肠。安东尼娅，你怎么不说话，孩子？这位先生向您说了这么多有礼貌的事，你坐在那里却像一个雕像一样无动于衷，连个谢字也不说，不管好歹，好像都无所谓。”

“亲爱的姨妈，我很清楚地知道……”

“呸，侄女！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要在别人讲话的时候打岔。你见过我做这样的事吗？难道你们摩西亚人的风俗就是这样？上帝保佑我！我怎么才能让这个女孩子变成一个教养良好的人呢？但是请问，先生，”她转身对堂·克里斯托弗继续说，“请告诉我，为什么今天这个教堂里有这么多人呢？”

“您不知道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安布罗西奥，每个星期四都要到这个教堂布道？整个马德里到处都有人赞扬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才讲了三次，但是他的口才将迷住了所有听过他布道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想在教堂找到个位子，那难度不亚于看头次上演的新喜剧。您不会没听到他的名声吧？”

“嗨，先生，直到今天我才有幸来到马德里。而在科特瓦，我们的消息十分闭塞，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所以，我们那个教区没有人提起过安布罗西奥的名字。”

“在马德里，他的名字可以从每个人的口里听到。他似乎迷住了这里的居民。到现在为止我本人并没听过他的布道，但我却十分惊讶于他所激起的热情。不仅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也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对他崇拜不已，这是从来没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有过的。颇有声望的贵族们赠给他大量的礼物，他们的妻子只愿让他做自己的忏悔教士。在这个城市，人们干脆就叫他圣人。”

“无疑的，先生，他肯定出身高贵？”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已故的凯普钦修道院的前院长在修道院的门前捡到他时他还是一个婴儿。人们花了许多工夫去寻找丢下他的人，但都没有结果，而孩子本人又说不出谁是他的父母。他的教育是在修道院完成的，从被捡到时起他一直没离开这里。他很早就显示出了酷爱学习和喜欢隐居的习惯，一到成人的年龄就发愿当了僧侣。从没有人来认领他，他的身世的秘密也没被谁澄清过。而僧侣们为了说明人们对他的崇敬与喜爱，总是毫不犹豫地宣称，他是圣处女送给他们的礼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说法已被他那非常严谨简朴的生活所证实。他今年三十岁，他有生以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学习中度过，完全与世隔绝，从不食肉。他从未离开过修道院，直到三个星期前他所属的团体将他选为修道院的院长为止。即使在现在，除了星期四这一天，他也从不离开修道院。因为这一天他要在这个教堂作一次布道，整个马德里的居民倾巢出动前来聆听。听说他有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在他三十年的人生历程里，没有人发现他曾违反过自己定下的任何一条规则；他的人格中，找不到一点瑕疵；他被人们称作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守道者，他甚至不知道造成男女之间区别的是什么。因此普通民众都把他看做圣人。”

“这样就叫做圣人？”安东尼娅问道，“我的天！那我也是一个人。”

“天哪，圣巴巴拉！”里奥尼拉叫道，“怎么能这样问！呸，

孩子，呸！年轻的姑娘不该谈的话题。你应该显得根本不记得世上还有男人这回事，不应该想象居然还有不和你同性的人存在。我希望你能够使人们懂得，那就是你只知道这样一种男人，他没有胸部，没有臀部，没有……”

幸亏在这方面安东尼娅一无所知，不然她姨母的教导不会很快便烟消云散的。这时，教堂中响起一片喃喃低语，宣告了牧师的到来。为了能更好地看到他，堂娜·里奥尼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安东尼娅也跟着她站了起来。

他举止高贵而又威严。他的身材高挑，面貌出奇的英俊。他的鼻子是鹰钩形，眼睛又大又黑，闪闪发亮，黑色的眉毛几乎连在了一起。他的皮肤是深褐色的，但是十分光滑，不停的学习和观察夺去了他面颊上的红润。他的前额光滑，显得安宁平和，他面貌的每一个部分都显示着一种毫无欲求的神态，似乎在宣布这个人与享乐和罪恶无缘。他向听众恭敬地鞠了一躬。然而他的表情与举止中透露着一种严峻，使得人们倍感敬畏，几乎没有人能经受得住他那明察秋毫而又炯炯有神的眼睛的注视。这就是安布罗西奥，别名“圣人”的凯普钦修道院院长。

安东尼娅在急切地看着他的时候，感到胸中有一种奇特的愉悦在涌动，以前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而且无论如何她也沒辦法说出其中的缘由。她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布道的开始，当这位修道士终于说话时，她觉得自己的心灵似乎被他的声音直接扣动着。没有谁有像年轻的安东尼娅这样强烈的感觉，但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安布罗西奥的讲演甚至将那些对宗教价值不感兴趣的人也深深地迷住了。每个人都觉得他的讲话不可避免地吸住了自己的注意力，整个教堂内外一片寂静。

即使洛伦佐也无法抵抗这种魅力，他忘记了身边坐着的安东尼娅，全神贯注地听着牧师的话。

僧侣用一种充满激情、豁朗而又朴素的语言颂扬宗教的美丽。他极富说服力地讲解了《圣经》中一些抽象的段落。可当他猛烈抨击人类的罪恶，描述他们在未来的国度将受到的惩罚的，他的深沉而又亲切的声音中充满了令人颤栗的恐怖。每一个听众都开始对自己所犯的罪过进行回顾，不由得颤抖起来；响雷似乎出现了，命中注定那雷电将会摧毁自己，那永恒的毁灭的深渊就在脚前裂开了口！但是当安布罗西奥改变主题，说到清白的良心的美好，永远为无可指责的灵魂准备着的辉煌前景，能在永恒的光辉的天国等着给他们的回报时，他的听众便觉得他们溃散了的精神不知不觉地又回来了。他们将自己托付于上帝的仁慈充满信心，听着牧师的安慰满怀喜悦；当音乐的旋律充盈于他饱满的声音里，他用光辉灿烂的色彩为他们描绘了幸福的天国，他们的思想随之即驰骋于其中了。

这次布道的时间很长，然而，当它结束时，听众们却还觉得意犹未尽。这位僧侣已经停止了讲话，但整个教堂仍然笼罩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沉默，最后布道产生的效果终于消散，一片赞美之声响了起来。安布罗西奥走下布道坛，马上就被听众们围住了。他们衷心地感谢他，为他祝福，跪拜在他的脚前，吻他的教士袍子的边。他一边在胸前用手虔诚地划着十字，一边朝那扇开向修道院的小教堂的门缓缓走去。他手下的僧侣们正等在那里迎接他。登上台阶后，他转过身来，面向他的信徒，说了一些感谢和劝勉的话。在他讲话时，他的大颗的琥珀串成的念珠掉了下来，四散在人群之中。人们立刻急切地抓住他，并迅速地将其瓜分了。凡是分得了一颗珠子的人，都把它当做

圣物保存起来，即使这是由圣弗朗西斯亲自祝福过三遍的念珠，也不可能引起这么多有益的争执。对于他们的急切，修道院长笑了一笑，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便离开了教堂，此时他脸上的每一个地方停留着谦卑。它是否也停留在他的心里呢？

安东尼娅的眼睛急切地追随着他的背影，当门在他后面关上时，她感到与幸福紧相连接的某种东西似乎从自己身上失去了。在静默中一颗泪珠滑落她的脸颊。

“他同这个世界分开了！”她在心里说，“我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当她擦掉脸上的泪珠时，洛伦佐发现了这一举动。

“这位牧师让你感动了？”他说，“还是你觉得马德里人过高估计了他的才能？”

东尼娅的胸间充满了对这位僧侶的敬意，因而她非常愿意用这个机会谈论他。而且，她现在已将洛伦佐当做一个接近熟悉的人了，因此与原先那样不同，她不再因自己的过分羞怯而局促不安。

“噢！他的出色超乎我所想。”她回答说，“直到这以前，对雄辩的威力我还是一无所知。然而他一开口，我的兴趣和崇敬就被他的声音大大激发了，我几乎自己为他说出这样的感受，连我自己也吃惊我竟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

洛伦佐感到她的话中的热情，笑了笑。

“你还很年轻，才刚刚走入生活。”他说，“您的心灵充满了热情和敏锐的感受，才开始向这个世界敞开，急切地接受着它给你的第一个印象。你自己毫不做作，因此对别人的欺骗没有任何疑心；你用自己的真诚和单纯看这个世界，你幻想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值得你信赖和尊敬。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乐观

的看法不会保持很久，多么可惜，你很快就会发现人类的卑劣，并且防范你的同胞不亚于防范你的敌人。”

“哦，先生，”安东尼娅说，“我早已见过父母的不幸，还有这个世界上数不清的背信弃义的例子，但在眼前这一刻，这毫无疑问是同情的温暖，不会欺骗我。”

“我同意你此时此刻的看法。安布罗西奥的人品是无可指责的。一个人如果一直生活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那里找不到任何犯罪的机会的，即使他具有这种潜在的倾向。但是现在，院长的职责，使他必须经常进入这个社会，从而便极有可能受到诱惑；因此，现在正是他展示辉煌美德的时候。考验是危险的。他目前正处于生命中激情最旺盛、专横而又难以约束的时期，大家会因他取得的名声而争相诱他；而这个让人倍感愉快的诱惑物又因为新奇而产生一种新的魅力；甚至上天赋予他的天才也为他的毁灭增添了新因素，因为它增加了他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于如此严峻的考验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地经受住。”

“啊，安布罗西奥一定能。”

“我并不怀疑这点；从各方面看他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例外，他的人品无懈可击。”

“先生，您对他的肯定使我感到很高兴。这使我更加坚定对他的美好印象；而您不知道，如果要我抑制住这种看法，那将会对我造成多么大的痛苦！哦，最亲爱的姨妈，请您求求我妈妈让他做我们的忏悔师吧。”

“我求她？”里奥尼拉回答说，“我告诉你，我决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人，他那严厉的神情使我全身发抖。如果他是我的忏悔神父，我没有勇气向他承认自己的半点小过错，那时，我的处境就有趣了。这个家伙的外表那么严

峻，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而且我永远也不希望再见到另一个。他那样描述魔鬼，老天保佑我，我的魂都被吓掉了，而他谈到罪人的时候，那样子好像准备吃掉他们似的。”

“你说得对，夫人。”堂·克里斯托弗说，“人们认为，安布罗西奥惟一的缺点就是过于严厉，他自己身上没有人类的过错，就不那么宽容别人的过错；所以，他虽然能十分正确而无私地做出决定，但他的固执，缺乏变通性已在他管理僧侣们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然而大众却几乎是放荡的。我们送您回家，可以吗？”

“哦，我的天，先生。”里奥尼拉叫道，假装红了脸，“我决不敢期望这样的事！如果我回家是由一个如此高雅的骑士陪着，我的姐姐将会大起疑心，她会狠狠地训斥我的，而且这种训斥永远不会终结。此外，我不希望你现在就向我提出求婚。”

“我向你求婚？我向您保证，夫人……”

“噢！先生。我丝毫不怀疑您无法再等的保证是完全真实的；但是我的确希望这件事暂缓一下。对我而言，初次见面就接受您的求婚，未免显得有些轻率。”

“接受我的求婚？好像我希望生活并且呼吸在……”

“噢！亲爱的先生，如果您真的爱我，就不要再逼我了！我将把您的固执看做是您的爱情的一个证明；您明天将听到我的答复。现在再见了。但是先生们，我可否知道您们的姓名呢？”

“我朋友的姓名，”洛伦佐回答说，“是德·奥索里奥伯爵，我的名字是洛伦佐·德·梅地拉。”

“这就行了。好吧，堂·洛伦佐，我将告诉姐姐你们好心的提议，并且会尽快将结果告诉你们。我的信送到哪里？”